

作家文丛·散文集

音乐札记

施慧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音乐札记/施慧著.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4. 12

(作家文丛)

ISBN 7 - 5367 - 3065 - 9

I. 音... II. 施...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3531 号

责任编辑	木琴香 葛俐杉
封面版式	艾之华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5 楼 邮编: 650032) http: //www. ynbook. com ynbook@ vip. 163. com
印 制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总 印 张	31. 75
总 字 数	698 千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
总 印 数	1 ~ 1000(套)
总 定 价	96. 00 元/套(本册 18. 00 元)
书 号	ISBN 7 - 5367 - 3065 - 9/I · 667

我对于音乐的理解是非常肤浅的。我不懂乐理，我不识乐谱，尤其是五线谱与工尺谱，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天书。但这些丝毫不妨碍我喜爱音乐，我难以想像，假如世界上没有音乐，这物质的或精神的世界将会怎样存在！其实，每个人都离不开音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音乐。

每一个人都是他自己的象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旋律，自己的节奏，自己的音色；每个人都生活在音乐中间，这音乐也许是有声的，也许是无声的；这个世界也是活在音乐中的。剔除了嘈杂的声音，这音乐就是天籁。人与人相遇，人与世界相遇，世界与世界相遇，于是我们惊讶，我们欣喜，我们悲哀，我们振奋……世界张开了它的嘴，世界弹动了它的舌头，吐出了那一串串无疆界的语言。

平沙落雁，高山流水，宫、商、角、徵、羽……让我们进入传统，“三月不知肉味”；贝多芬、舒伯特、德沃夏克、肖邦……带我们进入西方古典世界，我们的耳朵恭敬地竖立。音乐是神性的，它让我们敬仰，它让我们皈依，音乐有一种无限的魔力。

我从没有刻意专注于音乐，而音乐的手却无所不在。

十七八岁时我曾醉心于古琴、古筝那指间流出的绝响——《高山流水》、《阳关三叠》、《苏武牧羊》……刘长卿那“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的句子让我的心深深共鸣。反复吟咏的《渭城曲》，三叠阳关，王摩诘心底这千古道情，已被“少年心事”摩挲得闪光。《春江花月夜》，脆管繁弦，“江月年年初照人”……

二十岁开始，我从爱情中走过，热恋、失恋、再恋、结婚……听邓丽君，听程琳，听费翔，后来是李娜，悲欢离合，幽幽暗暗，个中滋味，独自品尝。生命的路跌跌宕宕，正如同音乐的路，是命运的交响……我在音乐中低下头去，我从音乐中抬起头来，音乐给了我那么多。我从焦躁归于岑寂与静默；我无声地为贝多芬的命运交响而激动；我知道了列侬与“甲壳虫”；我拜读了辛丰年的读乐随笔；我认同了小泽征尔所谓

《二泉映月》应该是跪着听的；我陶醉于德沃夏克的《新大陆交响曲》……我的耳朵雅俗共赏，我的耳朵聆听着真情，我在音乐中疗伤，我在音乐中成熟，我终于明白了音乐是真正无疆界的语言……

这些年，我更加有机会与音乐对坐，倾心交流：我听李瑞先生亲手弹拨过那令我钦慕已久却未曾亲耳聆听的《广陵散》，那不羁的嵇康在这千古绝唱中弹完了他肉身的沉重，那不散的英魂随《广陵散》成为永远的历史回声；我采访瑞典著名诗人特朗斯特罗姆，这位诗歌的圣徒同时也是音乐的圣徒，这位身体残疾的诗人对音乐有着纯粹的理解，我与他谈巴赫，谈宗教，谈生命的意义；我现场听傅聪谈钢琴，听二胡名家拉《二泉映月》，肖邦和阿炳的心灵之音令我泪流满面。我有时也不免为音乐成为某些人沽名钓誉的奇技淫巧而颇感悲哀……

2 我爱诗、写诗，但 20 多年来，只完成过一首叙事诗。这惟一的一首叙事诗，是写音乐的。写俞伯牙，写钟子期，也写到俞伯牙的老师成连，写到俞伯牙在蓬莱岛上以天籁悟道的过程……高山流水，这蕴含了无限传统精神的音乐，是无疆界的语言中的“八正道”，是我敬畏生命与宇宙的音乐的象征……

我在无垠的虚空中，欲牵着你无所不在的手；我要你弥漫我，化精为神，感受你充盈的法喜；我是皈依于你永恒寂光的一个渺小的真诚的生命……音乐！

“它几乎是个无形的东西／……在井底／……在寂静中／在井底虚幻的光芒中／……怎样的缪斯啊！”（费尔南多·佩索阿）

说了一大段我生命中关于音乐的看似漫无边际的话，无非想说明音乐之旅是如何漫长与辽远。那是苦旅、是心旅、是天之旅，是爱之旅。

当朋友施慧拿出一大摞有关音乐的书稿要我作序时，我真是惊讶万状：这些涉及古今中外名乐的长篇阔论，足有十余万字之多，半年左右居然弄出了这么多，可见他的勤奋与执著。俗话说“板凳要坐十年冷”，施慧君半年就能将板凳坐热，应该说是一个奇迹。我告诉他音乐我不太懂，作序怕说不了什

么，他就给我带来了一堆书，有韩万斋主编的《中国音乐名作快读》、《外国音乐名作快读》，靳学东著的《中国音乐导览》等等，让我作为参考。序催得急，而施慧从书中大段摘录、整合的有关音乐专业知识的部分我一时又不能完全看懂，我恨我的肤浅，所以只好东拉西扯，像我原来为他作序时一样。施慧是我很熟悉、很投缘的朋友，书中有关朋友相聚谈天、听歌、唱歌等等的叙述，我倒是感到十分亲切，马应昌、梁巨成、马汝明……都是一些熟悉的面孔。这是施慧的第三本散文随笔集，施慧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出这么一本札记，我明白他的目的在于音乐的普及与开蒙。出书是雅事，赏《韶》也是雅事，为之作序当然同样不俗，我为之感到欣慰。音乐让我们年轻，音乐让我们快乐，这超越时空，无所不在的精灵，永远闪现在我们的周围。突然想起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保尔·艾吕雅的几句诗来，抄在下面，愿与施慧这位全身充满活力的朋友共赏：

“.....

然而我见过美妙无双的眼睛
手拿蓝宝石的银白色的神灵，
名副其实的神灵，大地里
和水中的鸟儿，我见过它们。
它们的翅膀就是我的翅膀，
一切无存，惟有它们的飞行
在动摇我的困境，
它们那星与光的飞行
它们那大地的飞行、石头的飞行
在它们翅膀的波涛上，

.....”

——《始终纯真的眼睛》

2004年11月10日、23日分两次写于昆明丹平里

目 录

序	郑千山(1)
巴赫笔记	(1)
聆听莫扎特	(10)
英雄柔情贝多芬	(17)
浪漫主义作曲家舒伯特	(26)
不要再复制肖邦	(39)
永远的勃拉姆斯	(49)
德沃夏克音乐的民族个性	(53)
忧伤的柴可夫斯基	(60)
说说马勒	(70)
走近理查·施特劳斯	(79)
怀念老歌	(86)
惆怅的二胡	(91)
阳关三叠	(94)
感伤嗟叹《胡笳十八拍》	(98)
古曲幽情	(101)
倾听腾格尔	(109)
音色动听的《洱海音画》	(113)
与梁巨成握手	(116)
永远的勃拉姆斯	施 慧/词 梁巨成/曲(121)
小号夜曲	施 慧/词 梁巨成/曲(122)
跋	马应昌(123)
后记	(126)

巴赫笔记

我一直想写一写巴赫，多少次拿起笔，又放下了。

舒曼说：“巴赫之于音乐正如创教者之于宗教。”又说：“在他身边我们都是拙劣而蹩脚的。”巴赫之后出现的伟大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个没受过他的滋养。贝多芬、舒曼、里姆斯基——科萨科夫、雷格尔、勋伯格、萧斯塔克维奇……无数后代音乐家对巴赫的敬仰和崇拜，甚至专门创作出有关巴赫的音乐主题，或者用他们心心相通的语汇，以他们钟情的乐器的鸣奏，向巴赫呼唤，向巴赫致敬。

巴赫确实太伟大了，太浩瀚了。他的管风琴音乐将科学与诗歌、技术与情感、精湛技巧与高贵思想融为一体；他十分个性化的清唱剧，对世界深具影响；他的作品《b小调弥撒曲》，常被称为惟一最伟大的乐曲；他的《六首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及古组曲》和《六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是弦乐独奏作品的佼佼者；许多人认为《勃兰登堡协奏曲》是大协奏曲的最高典范；巴赫还是最后一位伟大的宗教艺术家，也是雄霸天下的赋格大师……在对现存音乐形成的完善上，没有一个作曲家做得如此之多，走得如此之远。后来者必须寻找新的山峰。巴赫的音乐影响了三百年来的艺术世界，也影响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无以言说，难以描述。我确实不知该怎么来写巴赫。

试一试吧！看我能不能走近巴赫？

巴赫诞生于德国中部的埃森纳赫，他的父亲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大提琴和小提琴家。很少有家族比巴赫家族更具有音乐传统，断断续续由30位巴赫家族的成员占据着德国管风琴师的位置。童年的巴赫，家境贫寒，但酷爱音乐。只要汉堡有音乐会，虽距家30公里，步行也要去参加。一次，在汉堡听完音乐会，他还想继续听明天的下一场音乐会，可身无分文，只好无奈地踏上归途，走到半路，天黑下来，连饿带困，只好小猫一样蜷缩在一家旅店屋檐下的草地上，捱过这一个没有音乐的寂寞之夜。夜半时分，一股扑鼻的香味萦绕在他身旁，头顶上的窗子突然“砰”的一声打开，从窗口上落下一包东西，正落在

他的身旁。他醒来打开一看，是一个喷香的鲱鱼头，鱼头里还藏有钱！

童年的巴赫感到莫名的兴奋，他抬头望望窗子，窗子已经关上，他立刻跪在草地上，对着漠漠的夜空，向上帝祷告膜拜。他相信万能的上帝一定就藏在闪烁的繁星之中。那一晚，巴赫又返回汉堡，继续听他的音乐会。

在巴赫的传记中确有这样一段生动的描述。再听巴赫的音乐，比如他的《G 弦上的咏叹调》、《双簧管协奏曲》，我们总能听到巴赫那种独特的庄严、典雅、深邃，巴赫自己的那种内省、含蓄、柔美。我以为巴赫就是从那一个夜晚开始真正走进音乐的，我总好像看到那一晚忽然洞开的窗子和漫天的繁星怒放。

实际上，几乎在所有的巴赫传记中，都有这样的描述：巴赫在他十几岁时就从家乡徒步到塞尔宫廷去听法国的音乐，尤其是库泊兰的音乐，人们不禁会问：难道就没有一辆马车让一个孩子搭乘吗？他 20 岁到 30 岁左右在魏玛期间，曾经专门研究过意大利和法国当时的音乐，科莱里、维瓦尔第、库泊兰、阿尔比诺尼等音乐家的作品对他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他还认真分析和抄写过他们大量的乐谱。在魏玛，巴赫每年可得到 85 个盾，外加 2 捆木头、6 束干柴、3 份玉米。也是在魏玛，他首次发现了为公爵所喜爱的维瓦尔第的音乐，由于维瓦尔第是当时欧洲的协奏曲大师，巴赫也开始了协奏曲的创作。而维瓦尔第的协奏曲集《协和的灵感》，则是巴赫学习和改编的范本。巴赫为此专门将维瓦尔第的 3 首小提琴协奏曲改编成管风琴曲和古钢琴曲，同时他还吸收了维瓦尔第的科利乃罗式的紧凑曲式的结构，卸掉了德国音乐本身原来的那种散漫而笨重的盔甲，从而使自己的音乐更加简洁而清晰。

在那个时期的德国，有许多音乐家比巴赫声名煊赫，如泰勒曼、哈瑟、格劳恩等人，他们都是当时时髦的意大利音乐的热情追随者、模仿者和繁殖者，都曾独霸乐坛一时。如泰勒曼曾经为全年的宗教节日写过整个 12 套的清歌剧，朗多米尔评价

泰勒曼等人时说：“他们只是缺乏创造精神的奉迎者，他们走的是易于见效的捷径。”“他们只是模仿意大利的艺术，却偏要做得像发明者。”艺术生命的永恒，不在于一时的桃红柳绿，激进的先锋派总是将巴赫这样坚守自己一方阵地的艺术家认为是保守的，以显示举世皆醉惟我独醒的姿态。然而提起德国那个时期的音乐，我们除了记住亨德尔，就是巴赫。艺术的淘汰，让许多风云一时的人物灰飞烟灭。

写到这里，想起巴赫与当时的作曲家兼理论家阿道夫·沙伊贝的一场笔墨官司。沙伊贝在自己主办的《音乐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不点名的批评了巴赫音乐创作赶不上他的键盘乐器和管风琴的演奏。沙伊贝批评巴赫的音乐“牺牲了和声之美”，“模糊了旋律线”，是“浮夸和玄虚”、“娇柔造作”。而巴赫则在他的康塔塔《太阳神和牧神的争吵》中含沙射影沙伊贝是小丑、是驴子、是傻瓜，是“从未见过船，却把舵来握”……5年前，巴赫还高度评价过沙伊贝的音乐天赋，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变成了小丑、驴子、傻瓜了呢？看来文学家、艺术家之间是冤家易结不易解，有时在他们的作品中宽宏如浩瀚的大海，但心胸有时却窄小如豆芽叶，他们在冲动的时候，笔下都容易走火。

沙伊贝的批评显然有失公允，巴赫的复调音乐延续到今天依然魅力长存。但是我们不应该过分地责备巴赫或沙伊贝，因为我们也并不比他们做得好到那儿去。

谈到巴赫，不能不谈亨德尔，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双子星座。罗曼·罗兰说得好：“巴赫和亨德尔是两座高山，他们主宰了一个时代，也终结了一个时代。”

他们两人同在一年出生，晚年又同样双目失明。巴赫结过两次婚，有20多个孩子；亨德尔终生未婚，与女人未有所染。巴赫一辈子没有出过国，俨然一个乡巴老；亨德尔一生漫游欧洲，最后客死英国。巴赫的死很凄凉，几乎无人过问；亨德尔的死是英国政府出面，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据史料记载，巴赫与亨德尔的家乡相距不足百里，他们终

生未能得以相见。亨德尔出国之后曾三次回过故乡，都是来看望他的老母。巴赫一直对亨德尔很敬重，很希望能够有机会拜望他。在亨德尔第一次回国之前的1713年和1716年，巴赫曾两次专程到哈雷拜访过亨德尔的老母，表示过对亨德尔的敬意和仰慕之情。但是亨德尔1719年和1729年两次回家乡看望老母，都没有给巴赫留下见面的时间。第三次，亨德尔再次回到家乡哈雷，巴赫已经不在人世了。

于是我们看到，生活中的巴赫一直弓着腰，只有在音乐中才得以舒展腰身，而亨德尔无论在生活中还是音乐中始终是昂首挺胸。巴赫是河边温顺的小羊，亨德尔则是雄风正起的老狼。巴赫是条潺潺的溪流，亨德尔则是大海，时而平静，时而汹涌澎湃。有时我会想，或许当时亨德尔正忙于自己的辉煌，忘记或顾不上去看一看他的光芒，生前受到冷遇寂寞的巴赫，死后才得以大放光芒。

1750年7月28日的“老巴赫”之死，并未被视为一件大事，没有人上街参加他的送葬行列，没有头条新闻和外国要人。据说，莱比锡当局在巴赫死后只发给他妻子半年的薪水，巴赫的遗产，他妻子只拥有三分之一，坐吃山空的她迅速贫困，在巴赫死后十年凄凉地死在一家济贫院里。一个伟大音乐家的妻子之死，很能折射出音乐家自身的凄凉和当时时代的残酷的影子。

让我们再看看巴赫的遗产，其中股票60塔勒、债券65塔勒、乐器大小19件共值371塔勒，还有神学书籍80本价值几十塔勒，总值为1千多塔勒。巴赫的手稿没有算在遗产之内。和当时的钢琴一样，巴赫的手稿一样不值钱，他的遗孀和孩子曾经拍卖了大量的手稿，最多的一份不过卖几十塔勒。而现在巴赫的手稿已经像梵·高的“向日葵”一样价值连城。我终于明白了，无论在什么时代，真正的艺术家都不会是富有的，而流行和时尚在什么时候都值钱。这一点上，我们比起巴赫时代并没有多少进步。

现在，我们来听听巴赫的音乐吧！

从音乐的角度而言，巴赫是属于宗教的，这大概和他一生笃信宗教有关。巴赫的音乐是内省式的，它面对的是心灵，因此它的旋律总是微风细语般的沉思，是清泉石上流水般的宁静致远。

巴赫为双键的羽管键琴写过《英国组曲》、《法国组曲》和《帕蒂塔》，每组六首，皆是“独乐乐”的姿态，虽遵循典型巴洛克组曲的路数，节奏、分句则是典型巴赫口吻，乐思抽象得了无尘滓。《英国组曲》的独特之处，在于每首在例行的萨拉班德、布雷、阿拉曼德、吉格舞曲前都带着漫长的前奏，不紧不慢地娓娓道来。在宣叙的过程中，神色端庄的素材常常被突然击碎，散落在十六分音符里翩翩飞扬。

有段时间，我反复在听《英国组曲》。夜里听来，令人清幽而孤独，每首曲子都冷得精致，令我在亮晶晶的声音里昏然不醒。

《英国组曲》的主题以点状的形态进行，从中你会隐隐的感觉到那种优雅、清澈，手指腾挪间敏感的情绪更替，而中间装饰音密布，常常让人迷途。第一组曲我听得最多。在前奏曲中，席夫指下温柔软语，节拍分明，上上下下的三连音自成波澜，他自己则躲在后面，安然焚香，颌首闭目。第二组曲中，萨拉班德舞曲短小意境宏大，右手双音进行的旋律慨然慢行，似乎使人想起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里的若干萨拉班德，也是慢而深，俨然一幅“酝酿”的姿势。“第三”中，浪漫的加伏特舞曲有着阳光的力量，让我的心瞬时化掉。“第六”长达十多页的前奏曲中，最为肃穆，高声部和中声部一直若即若离，犬牙交错。后面绵绵的阿拉曼则是飘渺的，珠玑滚滚的装饰音之间波澜不惊，不过再往后的加伏特再次鲜明，让积蓄的情绪轻轻流淌。最后吉格舞曲例行的三连音在听者的倦怠中，挑拨起柔软的欢悦……说到底，其实每首都好。连线是低低遮树的云，断奏是破碎纷沓的阳光，而在这些只有暗示的主题前，整个世界都在急切地找寻自己的影子。

听完巨大的《英国组曲》，我感到巴赫的音乐在现世的心

境里，最慑人心魄的恐怕还是那些简净纯粹之作，无怨无伤，但见声色在赋格里款款消融，锦瑟无端。

我听巴赫的双簧管，是听他的F大调、d小调和A大调三支协奏曲。尤其是巴赫的A大调，用的是揉音双簧管。这种双簧管细腻动听，巴赫在这支协奏曲中将这种揉音双簧管运用得出神入化，双簧管吹出的每一个音调宛若一条条鱼在小溪里游动，在略微翻起的水波中，轻快地划出一道道漂亮的弧线。那双簧管的尾音袅袅不散，那弧线便闪着光亮，也久久不散。巴赫的双簧管在沉稳和平中充满了温情和人性，我可以想象得出，巴赫演奏完他的双簧管之后，一定会依然久久地坐在椅子上，默默地望着你，微微地笑着。柔和的目光静如秋水，双簧管在他身旁如同一片安详的树叶。

我对木管乐器的认识是源于“文革”那段时期，我总觉得单簧管和双簧管比笛子、芦笙的声音要丰厚一些。那时候我们一群年轻人，常聚在我住的宝善街的小阁楼里唱歌，罗崇义拉小提琴，刘双福用单簧管伴奏，当时刘双福的那支单簧管的装饰音和琶音，像轻风吹皱了一池碧波，吹散了漫天柔软的蒲公英一般，撩拨得我们心绪不宁。记得他奏“哎哟，妈妈”这支曲子，节奏的轻快，让我们觉得像是赤脚淌在清凉的溪水里，淙淙的水声里跳跃着扑朔迷离的蛙影和明灭闪耀的阳光，所有的声音和光影都是夏季绿色的韵味，现在都成了我们青年时代的甜蜜回忆。

《勃兰登堡协奏曲》我是多年以前听过的，因为里面有经威廉汉姆改编而异常动听的《G弦上的咏叹调》。但这支著名的乐曲，当时勃兰登堡对它根本不屑一顾，没让他的乐队演奏，而是将这支乐曲谱的手稿混同在其他曲谱中一起卖掉，一共才卖了36先令。可以说，如果没有1802年德国音乐家福尔克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巴赫的传记，没有1829年门德尔松重新挖掘并亲自指挥演出巴赫的《马太受难曲》，恐怕巴赫的音乐到现在还只值36个先令。

听巴赫的六首勃兰登堡协奏曲，你听不到他对自己糟糕的

生活的抱怨，也听不到明晰的赞美。巴赫当年曾目睹过秋天突如其来金黄，长久地沉思，那种景色和其中包含的上帝的语言，已显露在巴赫的作品里。如他的勃兰登堡协奏曲之二：嘹亮的小号，优美的小提琴与雅致的长笛，它们相互交织缠绕，从水面浮起而后再潜下。我想起巴赫十七世纪的传记作者施皮塔说这首协奏曲的首乐章令人想起骑士挥旗奔走，盔甲闪亮，其实“闪亮”就是秋天。我们可以感觉麦浪的馨香，有秸秆的甜味；麦浪使空气暖烘烘的，天上云的黑影不断从上面降落并升起。羽管键琴和大提琴如无边的土地与森林，丰厚、缄默，双簧管和长笛娓娓地叙说出秋天的气味，光线与温度。这些音乐流淌出大自然的永恒、静美，让人敬慕。

巴赫的音乐中常常浮现这一主题，尽管巴赫潦倒、暴躁，但他的音乐最为静美。他在魏玛的艾内斯特公爵的宫廷内担任风琴师时，写下了大量的赋格、康塔塔和古钢琴作品，件件皆称不朽。以至当巴赫 1717 年提出要离开的时候，公爵竟把他投入了监狱。

有时我也听一听巴赫的管风琴曲。巴赫的管风琴全集共九册之多，各首被了解的程度自然参差不齐。如大家都熟知的《D 小调托卡塔与赋格》、《幻想曲》等等，就是以《前奏与赋格》为题的，也有大量显赫的名作，比如 BWV547、539，等等。

听巴赫的管风琴曲，溪流般的、又有着丝绸质地的声音，像风在管子里微妙至极的颤栗和呼吸。经常听，你能感觉到它的滚烫和潮湿，干净和遥远。那木管音色听起来像天堂中的树叶在风里微微摇荡。从前奏到赋格，我跟着巴赫的目光，在波浪涟漪的主题中动摇心旌，其神韵无可言说。

岁月历历，红烛昏沉，不用说也不用想，慢慢听就是了。那份沉郁、苦涩、拙厚以及看似简明实则艰深的内涵，只有跟那些高大的音管朝夕相处并相知相爱的人，才能嗅出风中耸动的气味和性情。

巴赫音乐的这种含蓄的美，我是在听了巴赫的无伴奏大提

琴组曲之后，才感觉到一点的。我反复地听第一首的前奏曲，音乐的旋律流畅而自然，不停地向前展开，妙不可言。我越听下去，越觉得有种感动从心中涌起，这种感动用喜悦、欢欣，或伤感之类的词都无法形容。听完组曲，我又再次聆听了巴赫的那首前奏曲，觉得平静的音乐中蕴含着一种生机。开始，大提琴低沉而又柔和地流淌着，像春风在唤醒地下的种子，音乐变得活跃起来，我仿佛看到绿色的嫩芽破土而出，散发着不可遏制的生命力，它在抽芽，摇摆着向上生长……卡萨尔斯的演奏自然、感人，朴实中蕴含着神圣的感情。卡萨尔斯说：“在巴赫的作品中我看到了上帝。我每天早晨第一件事是欣赏大自然，然后就是巴赫的音乐。”

我想，巴赫在创作这部作品时，也许并没有刻意想表达什么，但我总觉得其中蕴含着无限的玄机。音乐的美，在于它自身的形态、结构、色彩。但是一切都不是孤立的，天地万物都有联系，随着日月运行而开放、闭合，随着四季变化而冬枯夏荣。巴赫音乐的美，便蕴含在这一系列微妙的变化之中。

在《赋格的艺术》里，几个主题互相追逐、碰撞，时而远离，时而变形、反复、回归。里面蕴含了宇宙间的许多基本规律，那些音符的组合、运作，就是万物运动的一种抽象。对位法和平均律，正是宇宙的美妙规律在音乐中的体现。时至今日，我听过了巴赫的一些宗教和世俗康塔塔，管风琴作品和各种协奏曲、奏鸣曲，却渐渐深感巴赫音乐的多彩和包容，几乎是在穷尽着这个世界。

在宁静如水的夜晚，巴赫的那些弥撒曲和管风琴曲，像蓝色夜空下的尖顶教堂沐浴在皎洁的月光里，教堂寂静而瘦长的影子，正跳跃在旁边溪水银色的光点中，蜿蜒地流向夜的深处……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巴赫的那些康塔塔和圣母赞歌，是广袤原野里茂盛的青草，芬芳的野花，太阳照在毛茸茸的草尖上，晶莹的露水折射出七彩光芒，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流着一

湾清澈的小溪……

伟大可以是高山、是江河，但伟大也同样可以是溪水，当世事沧桑，春秋代序，高山夷为平地，大河更改河道，小溪却一如既往，依然涓涓在流，巴赫就是这样一条清澈的小溪，清清在流，静静在流，一直流淌了三百年。从勃拉姆斯到勋伯格和斯特拉文斯基这两位艺术风格迥然不同的二十世纪音乐大师身上，我们都能清楚地看到巴赫创作的历史回响，在他们的音乐中，我们都能感觉到流淌着巴赫静谧安详的音乐元素……

这就够了，这就是巴赫，一个音乐史上永远的话题。

聆听莫扎特

听莫扎特的音乐，你可以坐下来，静静地欣赏，犹如面对水色潋潋、风光旖旎的湖面。你会情不自禁地陶醉在音乐的旋律中，让想像之翼作彩色的飞翔……这时莫扎特会漫不经心地走到你的面前，双手合抱在胸前，微笑地凝视着你，把你带进他用光芒四射的音符建造的美妙天堂。

。写到这里，自然会想到帕乌斯托夫斯基那篇有名的《盲厨师》，那篇文章很美，十多年前，我是在一个仲夏之夜读完它的，当时月光从书房的窗口流淌进来，悄然无声，仿佛是莫扎特从遥远的地方走来，走到我的面前。是这篇文章让我走近莫扎特，逐渐增加对莫扎特的理解和感谢。

文章是写 1786 年维也纳近郊风雪呼啸的一个夜晚，一个失明的老厨师躺在床上痛苦地等待死亡降临，在忏悔了一生所犯的过错之后，临终前他希望能再次见到先他而去的妻子，依然出现在早春苹果花盛开的树下，向他走来。这时小孙女带进一个年轻的陌生人，他默默地在一架废弃的旧钢琴上，为老人弹奏了一支即兴曲。在乐曲声中，老人竟真的看见了自己年轻时的恋人玛尔达，走在了早春苹果花盛开的树下，在他们约会的那一天，“她因慌乱而打破了一罐牛奶……”就在美妙的瞬间，老人幸福地合上了眼睛。这个年轻人就是莫扎特。那年莫扎特 30 岁。

小说也许是虚构的，但它实在是一个美丽的故事。它表明，人在痛苦的时候是多么需要莫扎特。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沉浸在这个故事里，我不知道莫扎特为那个盲厨师弹奏的是一支什么样的钢琴曲，盲厨一生所有的辛酸都融入了音乐之中，化为了永恒的旋律。当然，我们必须拥有对音乐和生活的虔诚，以及盲厨师临终前渴望的心中珍存的那一份感情，才能感受到那种崇高的境界。

莫扎特生于 1756 年，卒于 1791 年，死于肾病，只活了 35 岁。莫扎特一生创作有编号的各类作品 600 多首，他六岁开始作曲，他编号第一的作品是为钢琴而作的《小步舞曲》，而最后一部作品是编号为第 625 号的《安魂曲》。

莫扎特 25 岁之前一直在萨尔茨堡，25 岁之后到维也纳，所以他的音乐是这两个城市音乐的结晶。当然作为神童的莫扎特，当时在巴黎还是获得了相当的成功，从更深一步讲，构成他后来音乐风格的因素中也有这段时期他在法国学到的东西。给他深刻影响的是当时在法国宫廷供职的一个德国音乐家让·朔贝特，莫扎特早期的奏鸣曲有不少都带有他的痕迹。萨尔茨堡和维也纳那充满悠闲与浪漫的气息，到处都被轻柔的舞曲节奏所渗透的环境，很适合莫扎特的创作心情。13 岁时，真正有吸纳能力的莫扎特来到意大利，这使意大利当时的美丽旋律给他一生创作带来深刻的影响。他称海顿为父亲，1773 年他成熟的标志起源于对海顿弦乐四重奏的模仿。他还从海顿的音乐中学会了意大利美丽旋律中那种超凡脱俗而强调典雅的节奏，他与海顿的音乐同样靠即兴来创作，但他把自己比海顿更单纯的那一面带进了音乐，没有一点世故没有一点阴郁，只有在晚期的极少数作品中才出现了冲突。

莫扎特音乐的魅力在于单纯美丽，常常在细微的音色变化中展现出来，一切都是在自然中浑然天成，所以几乎所有作品都是流畅至极，是音乐中最高级别的天籁之声。莫扎特音乐基本上还是海顿的快、慢、快形式，每一作品中慢板因为最单纯也就最好听，他的快板中也充满着机智与俏皮。

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位音乐家能和莫扎特一样，音乐作品和自身生活反差那样大。他一生中除了短暂的童年，几乎都是在贫困中度过的，即使他出任萨尔茨堡宫廷乐队队长职务的时候，也不过享有佣人一样的待遇。

曾几何时，他与歌艺出众的美女阿罗伊加情投意合，可莫扎特的父亲并不认可，他指望儿子名满天下，将来迎娶一位大家闺秀。莫扎特难违父令，他松开了阿罗伊加苦苦挽留的纤细手，连唇边的香吻也不及细细品味，便匆匆登上了北归的马车。后来，阿罗伊加声名鹊起，富家公子纷纷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不用说，莫扎特音乐的魅力，已敌不过黄金的诱惑。但阿罗伊加十八岁的妹妹康斯坦丝——一个美丽的天使，给了莫扎特加倍的补偿。他们携手踏上了教堂的台阶，将现世的幸福